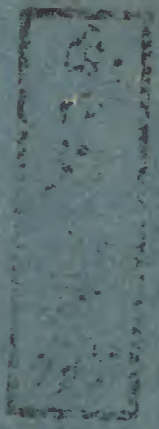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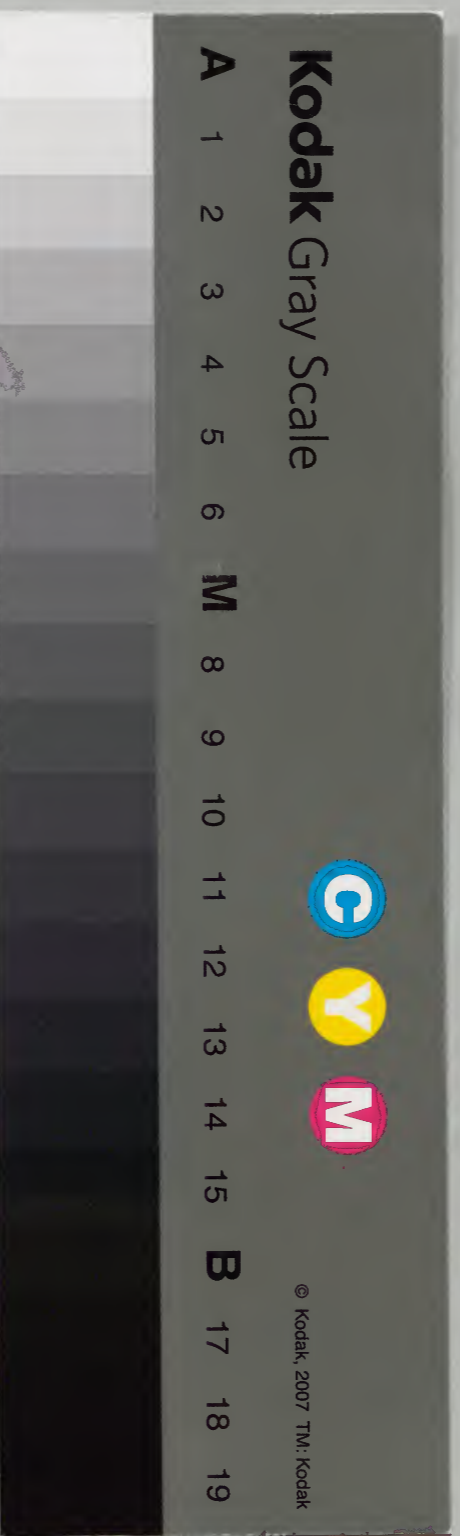
補註相模鑑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7295
冊數	8 ( 7 )
函號	154 428

内閣文庫		
五	一	和
四	七	書
二	二	
八	九	
架	冊	號
類		





補註相驥鑑卷之七目錄

日擇部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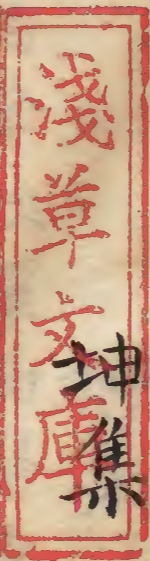
馬祭

大凶日圖

弦望晦朔

買馬醫馬吉日圖

忌日合一圖



目錄部第十七

日擇部第十七

大吉日圖

大吉日圖

日擇部第十七

補註相驥鑑卷之七

日合一圖

日合一圖

補註相驥鑑卷之七

補註相驥鑑卷之七

坤集

日擇部第十七

始言馬祭次買馬醫馬

忌日合一圖終言弦望晦朔凡五條

○擇音澤棟選也史記歷書曰大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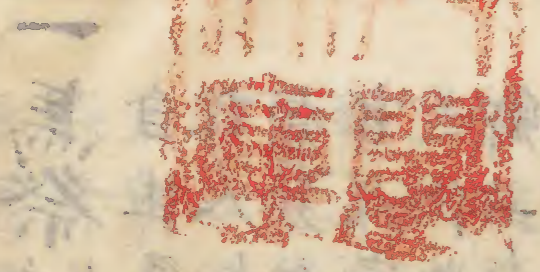
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皇帝考定星

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

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

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

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



殺所賣切降殺也又音殺  
殺害也

變  
帝曰帝曰命咨伯汝作  
秩宗變命汝典樂

一札身錄地也

# 一馬祭

祭音際至也薦也孝經疏曰祭者際也  
人神相接後漢書祭志曰祭者際也  
自生民以來則有之豺獮知祭祀而况人乎  
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食然也事文  
類聚大常卿曰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樂周春  
官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祀即太常卿  
之任也秦曰奉常漢初改曰太常後漢太常  
卿一人魏晉宋齊皆置梁天監七年象四時  
置十二卿後魏大常與光祿勳衛尉為三上  
卿位從一品下北齊大常為寺置卿一人隨  
因之唐大常卿一人正三品龍朔二年卿曰  
正卿宋元祐官品令大常卿正四品大元仍  
古制大常寺置卿一人以少卿丞等官為之  
貳揚傑大常祠祭總要序曰宋朝歲祀天地  
五方帝神列宗廟大明夜明大社太稷太一  
九宮臘蜡為太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

先蠶五龍為中祀壽星靈星中雷馬祭司寒  
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為小祀圖書編曰洪武  
二年有旨教大常做牌子漆得如法將園丘  
方澤社稷宗廟先農風雨雷師馬祖凡一應  
祭祀時月日期明白開寫於牌上掛在這東  
甘房前我時常看都要知道欽又曰書曰先  
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範八政  
三曰祀大宗伯之職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  
祗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林川澤  
曰獮沈祭風師雨師曰獮燎祭四方百物曰  
鬯辜是類是馮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除  
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為會告事求福曰禱  
絜心以享為禋禱雨為雩禱明為雩是以聖  
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  
或降之乃有神明之宮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左傳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復宋公

卷之四十一

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  
 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  
 主也其誰饗之杜氏註曰睢水受汴東經陳  
 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  
 皆社祠之蓋殺入而用祭司馬子魚公子用  
 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東鏡嘉禎二年八月三日丁亥戊刻於新御  
 所被行鎮御新廐鎮道氏職原抄曰神祇官  
 當唐大常寺又云祠部大常令以當官置諸  
 官之上是神國之風儀重天神地祇故也伯  
 一人唐名大常伯又大卜令又祠部尚書大  
 副權大副唐名大常卿祠部外郎少副權少  
 副唐名大常少卿祐大少唐名大常丞史大  
 少唐名大常主簿○論語曰樊遲問知子曰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曰

包註

凡詩下子夏申公  
 毛亨毛萇賈長卿  
 解延年徐毅陳俠

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惑於  
 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程子曰人多信  
 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  
 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詩曰詩小雅吉日篇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  
 心為志發言為詩朱子曰只取篇首二字以  
 名篇又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  
 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不能無音  
 盡而發於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  
 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  
 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  
 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  
 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

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  
 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  
 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  
 之鄉人用之邦  
 國以化天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  
 註賦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  
 之者也四牡四馬孔甚也阜肥  
 也  
 大戊剛日也  
 外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註  
 甲丙戊庚壬為剛丁己辛癸為柔先儒  
 以外事為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  
 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是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此  
 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  
 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

為陰陽在地為柔剛在人為仁義仁者陽  
 與剛之屬也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  
 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是二者不可以交  
 相雜也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  
 者從柔此謂自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  
 然而至順者也  
 神也自戊剛至神  
 晉天文志曰  
 宗稱制撰  
 晉書唐本  
 十卷紀十卷傳七十卷志二十卷載記三  
 十卷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  
 爾雅  
 駟房也註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史記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房心房為府曰  
 天駟索隱曰詩紀歷極云房為天馬主車  
 駕正義曰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驂亦主良

馬故為駟恒王者祠之是馬祖也晉書天文志曰房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精曜天駟星賦曰精曜叶從靈物咸秩註精曜天駟星也李文饒集曰飛龍掌天廐之閑漢書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皆有列國官宮物類之象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瘡銜身正事思其谷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府也孔氏曰武德四年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置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伯者長文籍或至夜分時人謂之登瀛州

唐十八學士杜中晦序李  
齡唐南橋鹿州志李  
本道蔡允恭許元敬相  
時蘇旭于志寧蘇士長  
收李于素摩律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瀛洲山  
名神仙居焉登瀛洲者言  
如昇仙也

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復官校人

周禮疏曰家復立之

官復整齊萬物校人掌王馬之政

春祭馬祖

周禮疏曰馬祖天駟也

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自晉天駟

天駟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

而禱之既祭而車牢

音帶堅固也

馬健於是可

以歷險而從禽也

自田獵至禽也朱子註文

孔氏曰常

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自孔氏至禱之

大全文朱子註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登壇必究馬政吉日詩註曰午文

麋

相與鐘也

五

莊曰本朝每歲春秋遣大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列縣皆立馬神廟本諸此○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隄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麀添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德德侯侯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吉日四章章六句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一心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度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

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為田獵之所也三章言取擇其地以為田獵之所也四章言力以共田獵之事為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安成劉氏曰軍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旌車旂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絳而即我舉率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

子集卷中

五



爾雅 周公 孔子  
下子夏 叔孫通  
梁文 郭璞 樊光 劉歆 孫炎

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頌禽之均而大越不  
盈又可見其為理之周密蓋一車之間而  
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詩  
小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  
以奉其上馬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  
意

爾雅曰宋刑昺曰爾雅者釋文云所以訓釋  
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  
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  
篇蓋周公所作釋書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  
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或言沛郡梁文考皆解

相馬錄卷七

七

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所言是故疑不  
足能明也夫爾雅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陳  
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  
略儒林之楷素也漢書藝文志曰爾雅三卷  
二十篇○愚按今所行於世既伯既禱馬祭  
之爾雅一帙十一卷十九篇爾雅釋文第  
也八星名之文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

祭其先晉郭璞註之文疏曰既伯既禱馬  
祭也者既伯既禱詩小雅吉日篇  
文也馬祭也作者所以釋詩也毛傳云伯  
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  
其祖禱禱獲也郭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  
力必先祭其先知伯是祭馬祖者為馬而  
祭故知馬祖謂之伯者伯長也馬祖始是  
長也鄭註周禮曰馬祖天駟房也彼註云

月莫益中

二

鄭興 鄭衆

周禮 劉向 劉歆 符春

賈逵 馬融 鄭玄

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此禮以禱之。

周禮曰

文公語錄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陳

氏曰：周禮，周公所著，實周家一代之禮也。儀禮序曰：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大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註：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師古曰：威儀三千，乃謂冠婚

吉凶蓋儀

春祭馬祖，夏官校人。文馬祖，天駟也。孝

禮是也。

經說曰：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

也。廣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孝經一篇，長孫氏說

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庾氏說一

篇。安昌侯說一篇。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

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

大者言，故曰孝經。師古曰：桓譚新論曰：古

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鼂補之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會子侍，則非孔子所

著明矣。詳其文，當是房為龍馬。已上漢鄭

會子，弟子所為書。

鼂

疏曰、疏音梳、檢書條、馬與人異、無先祖、可

尋而言祭祖者、則天駟也、故取存經說、房

為龍馬、是馬之祖、春時通淫、求馬蓄息、故

祭馬祖、已上唐賈公彥疏之文、月令曰、季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

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

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周禮牧師曰、孟

春焚牧、中春通淫、疏云、孟春謂復之、孟春

建寅之月、草物將出之時、燒焚牧地、除陳

草、生新草也、鄭氏曰、中春、陰陽交、萬物生

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

流比、

萬物後、勤儉名類聚曰、唐廐牧令云、諸牧

馬、每年三月遊牝、俗云、由比、日本紀私記

去豆、

流比、

復祭先牧、校人、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已

註之、疏云、知先牧是養馬者、以其言先牧

是放牧者之先、知始養馬祭之者、復草茂

求肥充、已上疏之文、月令曰、仲夏之月、游

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

秋祭馬社、校人、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

索隱、

曰按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  
 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  
 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漢書藝文志曰世  
 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  
 諸侯相土作乘馬已上註之文○商頌長  
 大夫相土作乘馬發曰相土烈烈海外有  
 截註相土契之孫也殷本紀曰殷契母曰  
 簡狄有城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  
 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  
 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  
 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  
 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率子昌若立漢書  
 古今人表相土上下○愚按世本所謂相  
 土未詳其姓名疑殷相土歟昔黃帝服牛  
 乘馬相醫佐舜調訓鳥獸而馬蕃息其來

尚矣三皇已前始養馬者始疏云秋祭馬  
 乘馬者管見更無所考據矣疏云秋祭馬  
 社者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  
 已上疏之文漢書李陵傳曰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  
 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浹稽可以必禽也趙克  
 國傳曰到秋馬肥變必起矣李廣傳註師  
 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杜子美詩曰秋  
 高馬肥健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註教於田獵謂因  
 獵而教之以戰陳之軍習用弓矢艾矛戈  
 戟之五兵班布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  
 力之強弱各以類相從也丘文莊曰月令  
 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典

冬祭馬步

枝人

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註之疏

云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月令曰孟冬之月其神玄冥註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為水官左傳云脩及熙為玄冥是也按水人鬼之步之類太宗伯曰掌建邦神也禮以佐王之禮以佐王步與酺字異音義同已上疏建保邦國師曰春韻會云永嘉方子謙編輯三十卷秋祭酺凡字一萬二千六百五十有酺災害之神馬病蝗螟皆祭之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嚴陵方氏曰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

行春令則蟲之為災者時殘其末而已後漢書蔡邕傳曰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螟註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騰食節曰賊食根曰蝼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螟騰害稼春秋書螟記災也貞觀政要務農曰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灾西陽雜俎曰開元中見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漢錄實曰乾祐初開封府陽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

人以酒饋致祭三縣蝗為鸚鵡聚食勅禁  
 羅弋鸚鵡以其有吞噬之異也資治通鑑  
 曰徽宗崇慶二年大蝗詔有司酺祭歷史  
 綱鑑元紀曰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  
 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  
 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酺  
 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  
 始皇本紀曰二十五年天下大酺註服虔  
 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  
 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畱俗三月  
 上巳水上飲食為酺正義曰天下觀樂大  
 飲酒也秦既平韓趙魏燕  
 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杜子春云通紀  
 曰杜子春東漢人善禮學嘗傳周禮後封  
 為縱氏伯序周禮廢興曰有里人河南維

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  
 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  
 業步當為酺鄭玄通紀曰鄭玄字康成北  
 海人與廬植同受學焉融著有周易尚書  
 礼詩儀禮禮記論語等書註後封為高密  
 伯謂不知此世所云  
 蟪蛄春林宣十五年冬  
 謂不知此世所云  
 蟪蛄生註曰始生曰  
 蟪蛄大螟之酺與  
 去聲人鬼之步與  
 已上韻會  
 禮族師註之文也  
 之文實用  
 年文莊曰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  
 之干神蓋國之大事在我而我之大政在  
 馬然馬之於物所以遂其性者雖係乎人  
 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  
 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臆息壯哉此成周所

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執簡習焉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之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隆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國家每歲春秋大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別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撤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國賴其用矣

武備志祭禡曰茅子曰禮有五軍居其一焉禮以祀為大故禡祭古也本朝之事神者慎而詳敬載之而附宋制焉祭禡非一神其祝文不可不備故並採李筌許洞所作而差次之

禡馬文

李筌撰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致祭爾群牧馬神之靈古者庖犧氏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代人勞爾能節齊和鸞舉應繫鼓陷矢石殪醜虜聲嘶而長風始生影滅而浮雲無限光澤牽玉皇化潛謚八方來庭浮鐵沈毛貢金納薊而猶豺狼難厭友首逢鱗學三苗不恭慕九黎之未服叛而弗討何示天威天子潔齋拜授飛將身銜彫戈手執金鼓披陣雲以出塞東胡月以渡河誓將推埋種落擒擒魑魅火烈其舉勢逾飄風惟爾乃神使我征馬肥碩龍驤驍奔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飛矢星落關河翰回百戰就功收戈脫甲示不復用休爾于華山之陽而已尚饗

禡征馬文

許洞撰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天駟因星史而立象垂休願大易則乾

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為邦家之大利、何倅  
德之邊、厥聚暉、膾之黨、類列旗幟、而星蓋、掉  
戈矛、而蜩起、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轡、  
所賴者、穿昊儲、預明神効、衽苟芻、飲之叶、宜  
實陰贊之、不昧尚饗、

太平御覽祭禮下曰、軍令曰、常以己丑日、  
祠牛馬先、祝文曰、

某月己丑某甲、敢告牛馬先、馬者用兵之道、  
牛者軍農之用、謹潔牲黍稷旨酒、敬而薦之、

二才圖會曰、隨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  
宋因之、元無其祀、國朝祭於國、南為祠宇、

於春秋二仲、合祭焉、祝文曰、  
惟神始於天地之初、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

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  
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  
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

伸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帛牲齊、設壇於京  
城之北、式陳明薦、尚享、

馬祖等神

馬社之神  
馬祖之神  
先牧之神  
馬步之神

栗 鹽 稷 黍 苽 菁 菹

鹿脯 乾棗 大羹 兔醢 鹿醢

牲 牲 香 燭 燭

爵 坩

沙 池

陳設之圖



買馬醫馬吉日圖



安驥集曰醫馬買馬  
 吉日不拘月分用之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政之濼	國閑種田	邦六馬齊道	子二有十閑種六馬	天有十種	家閑四種二馬	成周馬
六匹	九匹	二百匹	馬三匹	合計	馬計	每種
上巳尺七	上巳尺八	上巳尺六	龍	龍	龍	龍
枝九十九	廩二百十六	阜一十二	束四匹	阜一十二	束四匹	束四匹
冬馬祭	秋馬祭	夏先祭	春馬祭	春馬祭	春馬祭	春馬祭
圉人	圉師	廩人	牧師	畜師	趣馬	校人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從圉師	春豐廩始牧夏所馬冬獻馬	攻駒	阜馬佚時教馳	掌牧地孟春焚牧仲春厘淫	治之相醫藥攻馬疾	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相駉鑿州七

十四

忌日合一圖



入目禁宜申二

六

大凶日圖

申日 不宜取馬又 壬申最忌之	庚子 馬不取并忌 入廢	庚寅 不可作廢	戊午 馬不取并忌 入廢	戊寅 不可作廢作 之者一年凶	丙寅 不出入三年 人馬俱死
----------------------	-------------------	------------	-------------------	----------------------	---------------------

虎銜經曰戊寅庚寅  
日不可作廢作之  
者一年凶丙寅日  
不出入三年人馬  
俱死申日不宜取  
馬必死戊午庚子  
日不取并忌入廢  
大敗凡養馬之法  
當擇日時之良而  
知忌  
許氏說文曰驚駮馬  
也以壬申日死乘  
馬者忌之

相馬經地七

十五

和昇錄卷之七

# 本命自九至臘

臘音蠟月令曰臘先祖五祀

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又  
蔡邕云復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  
臘然在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嚴陵  
方氏曰古者以月在丑為臘說文曰冬至  
後三戌臘祭百神安驥集曰馬本命日九  
月己日十月亥日十一月午日十二月子  
日

# 刀砧四時

刀音切砧音斟碎金論曰東漢問  
于曲川曰余聞巧治中迴避刀砧  
者何也曲川答曰刀砧者日之惡煞也唐  
太史田氏折著一年四季分之是故春亥  
子復寅卯秋己午冬申酉此謂四時日煞  
之刀砧陰陽凶神之大忌凡割牛驢馬鑿

拳音勸又音脛牛鼻捲又  
鼻木曰拳

# 血文十二月

川曰余觀曆日新書凡遇開日

腦開喉打鼻穿拳徹血行鍼割瘰癧取槽  
結瘡科外表金刀一切忌之歌曰春日行  
鍼防亥子復月行鍼忌卯寅九秋  
己午鍼非吉三冬申酉犯刀砧  
血文十二月  
不宜鍼刺者何也曲川答曰開日者血文  
凶日也一月三月二逢之是故正月丑日二  
月寅日三月卯日四月辰日五月巳日六  
月午日七月未日八月申日九月酉日十  
月戌日十一月亥日十二月子日此是血  
開之日也凡獸者百脉不通諸經閉塞醫  
療者諸穴不宜刺之歌曰開日不宜鍼灸  
三卯二寅正丑六馬五蛇四龍七未八申  
九酉十大十一逢  
猪臘鼠忌之鍼灸

自漢書卷之七

血忌四時 安驥集曰放血忌日春寅午戌復

血忌十二个月 碎金論曰東漢問于曲川曰

曲川答曰血忌一日之凶神也同出呂大

史之章十二月令分之是故正月逢丑二

月逢未三月逢寅四月逢申五月逢卯六

月逢酉七月逢辰八月逢戌九月逢巳十

月逢亥十一月逢午十二月逢子已上者

血忌凶神之日也療病者三百六十六穴道

百五九道明堂一十二道經脈二八巧治

關津火鍼火烙補瀉氣鍼六脈徹血鑿腦

開喉取渾睛割骨眼開臍割腹一切停止

戒之歌曰行鍼須明血忌正丑三寅二未

四申五卯六酉七辰八戌九巳

十亥十一逢午臘子不宜鍼刺

一弦望晦朔 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於鬼神乎尚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哉始也月三日始生明又曰既生魄三日陽

死浸長而明始生所謂哉生明也魄陰也陽

生則陰消故朔日陽始生而謂之死魄十六

日既望而陰又生謂之生魄朱子曰死魄十六

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

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

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

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日受日之

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則邊了故見其盈虧

屑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西則是  
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  
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  
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  
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  
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  
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  
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  
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疊  
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商陽雍姐曰釋氏書  
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  
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  
近

●月朔 釋名曰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  
復蘇生也 平才圖會曰朔之日日在

其表人在其裏日月相疊故不見其明 朔則日月始離陽方

生而微謂之朔者蘇而復生也至初三日  
然後陽浸長而明始生每一日長一分則

陰漸退月遠於日而明生浸多

●上弦 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

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是  
為近一遠三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  
上弦也條石類聚曰由至初七八日其明  
美八利有上弦下弦

正半如弓之張謂之上弦

○月望

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大十六日小

才圖會曰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

盡觀其明是謂相與為衡分天地之中而

為相望也。呂氏春秋曰月羣陰之本月望

則蚌蛤實羣陰盈係名類聚曰望月科名

毛知至十五日陽長已極其明正滿日月

都收正對於東西而相望謂之望

下弦 其旁故半明半魄是為近一遠三下

弦是月虧一半既望則陰又生亦長一分

如弓之下弦也別陰漸進月近於日而其明漸減至二十

三四僅存半明以就於缺如弓之弛謂之

下弦

●月晦

釋名曰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死為

日在其表人在其裏日月相疊故不見

其明呂氏春秋曰月晦則蚌蛤虛群陰

至三十日陰生已極日月復會月光都盡

是則月本無光受日之光隨陽消長以有

盈缺也。性理大全曰大陽為日日者至陽

先天圖以乾為日乾其位在正南大陰為

月月者至陰之精也得日氣而有光故大

陰為月在地則為水先夫圖以兌為月兌之位東南入學圖說曰朔後日在酉則明生於西望後日在東則明存於東也或曰月非無光但近日則其光微故晦遠日則其光盛故明非也如此則朔後日在酉明當生於東望後日在東明當存於西矣其不然審

月始生則初三日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八正神明

論曰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月生無瀉是謂得時

天光者日月星辰也○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曰八正

月

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馬氏註曰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定乃刺之是故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瀉也苟日月生而寫是謂藏氣益虛耳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無所分別反致沈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痺論曰岐伯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于五臟灑陳于六腑乃能入于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膏膜散于胃腹難經曰人受氣於穀穀

月始生則初三日血氣始精衛氣始行

如此朱引スル所ハ依テ  
作テテ之ヲリ  
靈樞 康壽論

入於胃乃傳與五臟六腑五臟六腑皆受  
於氣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衛  
行脈外榮周不息熊氏曰榮華也衛護也  
人之一身必資血氣以榮華護衛故曰血  
為榮氣  
為衛也

月郭滿則月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血氣實

肌肉堅小正神明論曰月郭滿則血氣實

血氣揚溢絡有雷血命曰重實註曰朔望  
之日月郭正滿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  
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  
絡有雷血是謂臟氣重實也靈樞歲露論  
曰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既積肌肉  
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著

月郭空則空虛也盡也肌肉減經絡虛小正

論曰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  
獨居是以月郭空無治月郭空而治是謂  
亂經註曰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  
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  
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  
露論曰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  
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縮腠理開毛  
髮殘腠理薄煙垢落十四經絡發揮註曰  
謂之經者以血氣流行經常不息者而言  
絡脈者本經之旁支而別出以聯絡於十  
二經者也

天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血淖溢而衛氣浮

臆音焦人之三焦

自漢書中二

相醫經七

二十一



八正神明論曰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是以天溫無凝註曰天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瀉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

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血凝澀而衛氣沈

八正神明論曰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是以天寒無刺註曰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澀衛氣沈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不可也明堂論曰昔黃帝問於師皇曰用鍼之道有法則焉師皇答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日月

也帝曰願聞其道師皇對曰鍼者有揭病之功刺者須當應病但於四時氣正而治無不應效也氣正者清明也光霽也溫和平也使其馬牛氣血調和而衛氣易行榮氣易洩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微月滿無補月缺無瀉月晦無鍼月空無治此謂應天時合月令黃帝師皇用鍼之要也

謹按周禮校人鄭氏註曰校之為言校也主

之長疏云校人馬官之長者與下趣馬至圉人為長有事皆取長官法度丘文莊曰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為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為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因謂主馬者為校人觀校人所掌者始於東積而為皐為繫為殿而成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

也。四時祭馬。見于馬質。禁原蠶者。周禮復官。

蠶者。註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疏云。天文辰為馬者。辰則大火。房為天駟。故云。辰為馬。月值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后師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是也。若然。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註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將生。重浴之。故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云。是蠶與馬同氣者。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云。物莫能兩大者。此莊二十二年左傳云。按彼陳敬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

蠶音祝同。粥。在傳注。蠶於昆。當於是。昆。音。搜。以。調。粉。麵。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下云。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引此者。是無並大之義也。云。禁再蠶者。為傷馬。與者。二者既同氣。不可兩大。而禁再蠶。明恐傷馬。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爾雅。翼曰。今濃。家下種。以原蠶。矢。雜木種之。以辟蝗。否則鬻馬。骨汁和蠶。矢。澠之。又蠶。彊者。塗馬。齒。則馬不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則蠶為馬類。明矣。淮南曰。蠶。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至於後世。貢八蠶。繭之綿。吳人且以為美。談交。別。託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埤雅曰。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云。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馬。淮南

井云原蠶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  
 殘柔也鄭云禁原蠶者為害馬與然則原蠶  
 有禁非特欲以護柔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  
 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復蠶亦曰晚蠶自  
 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  
 三蠶者矣是以柔弱而馬耗也原化傳拾遺  
 曰蜀之先有蠶業帝又當高辛時蜀地未立  
 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侵噬蠶  
 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為人所  
 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  
 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眾曰有得  
 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  
 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  
 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  
 飲齧父問其故母以誓眾之言白之父曰誓  
 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

於難切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  
 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  
 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白皮  
 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  
 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一日  
 忽見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  
 下謂父母曰大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  
 授以九宮仙殯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  
 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縣什德陽三縣  
 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  
 化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  
 桑焉替聖賦曰安有女感彼死馬化為蠶蟲  
 衣被天下是也中華古今註曰今世人謂蠶  
 為女兒披神記謂蠶為馬明菩薩又曰馬頭  
 娘為此也太平御覽曰今世或謂蠶為女兒  
 古之遺語也本草綱目曰馬與龍同氣故有

龍馬而鬻也又與馬同氣故鬻有龍頭馬頭者  
 蜀人謂鬻之先為馬頭娘者以此好事者因  
 附會其說以為馬皮卷女入桑化鬻認矣周  
 禮註鄭康成云鬻生于火而藏于秋與馬同  
 氣韻會曰後世遂有鬻女兒之說有馬明菩  
 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見於中華古今註及  
 搜神記東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今術家  
 末彊蠶塗傳馬口即不能蓄草蓋其氣類自  
 然相感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為  
 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  
 謂之先蠶與詩所謂維戊既伯既禱見于益  
 馬同其類耳

**重之也且將用鍼灸之道先忌血支刀砭**  
新  
 集或曰凡行鍼切忌血支血忌以天溫日明  
 午日大風雨陰晦並不得行鍼

**為主**  
見于上  
 離合真邪論曰岐伯曰夫聖人  
 有經水人有經脈天而必靜志如執玉捧盈  
 地溫和則經水安靜而必靜志如執玉捧盈  
 齊義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盃皆敬心之所存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  
 其恭如奉令馬喘息和平明堂論曰凡用鍼  
 盈言其慎者必須謹敬嚴肅  
 當先令獸停立寧靜喘息調勻安驥集曰凡  
 放馬血先看虛實肥瘦定出血多少若馬臆  
 大肥實即出血宜稍多若馬臆小瘦怯即出  
 血宜少須是心慮精專洞曉穴道適能用鍼  
 的速淺深分數不差放時方要天氣晴明不  
 是血忌及馬本命之日且令早晨空草牢與  
 列維口蹄若放眼脈血即用走索子于項中  
 郁起眼脈血筒若放鵝脈血則用走索子于

項後捲起鬃郁起鬲脉血筒餘穴不用走索  
 子用鍼之法大馬先鍼左騾馬先鍼右須用  
 指按定血筒要實若鍼了血出更不須用指  
 按定大抵放血不宜太多又緣春首及馬有  
 病血如泥餘月及馬無病惜血如金而欲行瀉法宜于朔望月  
 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素問  
 氏曰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瀉法宜  
 于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  
 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  
 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矣明堂論曰用鍼  
 須依穴道看病淺深補瀉相應出氣為虛不  
 氣為實左轉鍼為補右轉鍼為瀉後按鍼為  
 中補次按鍼為中瀉若偏較一絲不如若月  
 不鍼隔一毫如隔大山大抵三補一瀉若月

頽暴風從上下○在蒼  
從下上

郭正空

見于

大風

離合真邪論曰卒風暴起  
則經水波涌而隴起爾雅

曰迴風為飄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  
 陰而風為曠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條風俗  
 通曰猛風曰颶埤雅曰天地之氣虛而成風  
 廣韻曰風天地之使也大塊之噫氣也王者  
 之聲教也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朱子曰所  
 以敬天之怒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  
 衣服冠而坐  
 大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覆  
 為霧帝王世紀曰凡童霧三日必大雨雨未  
 降其霧不可冒行也朱子曰雨如飯甑有蓋  
 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  
 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  
 應曰霧霧謂之晦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公羊傳曰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

雷電擊夷伯之廟也。穀梁傳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崔豹古今註曰：蚩尤作木霧，事文類聚曰：曾子虹霓。韻會電通，蛇月令曰：陰陽之氣亂，則霧出。虹霓，日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霓。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嚴陵市氏曰：虹者天地虹潰之氣也。陰于陽所乃見而出，又謂之蜺。馬陽方得中，則陰莫能于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伊川曰：蛟，蜺氣之交映，日而光，朝西暮東。詩：鄰風曰：蛟，蜺在東。註：蛟，蜺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暮東也。詩：詒曰：蛟，蜺陰氣所為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為雲而雨。

陰氣起而陽不應，則為虹。莊子曰：陽蒸陰為霞。陰炎陽為虹。元命苞曰：陰陽交為虹。蜺，飛電。月令曰：仲春始電。註：電，陽光。陽微則光不見。公羊傳曰：電，雷光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月令曰：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註：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兩雅曰：疾雷為遷。電，說文曰：遷，雷餘聲也。性理大全曰：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擊，雷者陰陽相擊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扈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

陰之精也。然輒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闢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放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雷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石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

性理大全 天度 朱子曰：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而遮了，故曰望時，日月蝕固是陰，取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却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武備志占雷電曰：春雷起，暴寒暴熱也。急也。離合真邪論曰：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大成論曰：寒為天地殺，暑地熱，又云：暑之為氣，在天為熱，在地為火。日月薄蝕，釋名曰：日稍小，侵虧，如虫食草木之葉。漢書天文志曰：日月薄蝕，註子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曰食。詩十月之交

篇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孛之  
 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其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傳云賦也十月以復正言之建亥之月  
 也交日月文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  
 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  
 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  
 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  
 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  
 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  
 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  
 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  
 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

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  
 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  
 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  
 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  
 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  
 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  
 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  
 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  
 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復之四月為純陽  
 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  
 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  
 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  
 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凡日月之食  
 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  
 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  
 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



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  
 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  
 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春  
 秋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鼓用牲  
 于社左傳曰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杜氏註曰日食歷  
 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  
 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  
 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天災日月食  
 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青猶災也月侵  
 日為青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性理大全曰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  
 之尤盛者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  
 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  
 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之相勝  
 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問自古

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  
 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  
 家有以為當蝕而不蝕者皆不可用鍼灸也  
 有以為不當蝕而蝕者皆不可用鍼灸也  
 伯樂鍼經曰切忌大雨大風又云觀其天氣  
 晴靜及月令盈虛晦朔弦望與夫本命刀砭  
 血支血忌風雨陰寒為禁忌不可妄施鍼烙  
 格致餘論曰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  
 日月薄蝕憂愁忿怒敬恐悲哀醉  
 飽勞倦謀慮勤動皆為一日之虛雖然如其

卒疾暴病等不避刀砭本命不防血忌血支  
 不論陰雨寒暑不拘四節時刻宜刺之  
 碎金論曰

如其卒疾暴病外感內傷三十六臥十二臟  
 結寒傷暑傷料傷水傷飢傷飽傷勞傷役傷

一切時症等病所施者七十二道生鍼六脈  
 三堂血十二巧治金鍼等穴不避刀砭不防  
 血忘不論陰晴不拘時刻刺之此謂六脈急  
 救之鍼也醫聖正傳曰或問內經曰知標本  
 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者是謂妄行是以當  
 知標本乃醫家之大關節也其旨蓋為我言  
 之曰夫標者如觀察之有標準去處即如病  
 見有形即曰經絡明認得標可以察外而求  
 諸內也夫本者如事物未萌之時而有根本  
 之根可以察隱微而知發露緣五運六氣病  
 之機也即曰運氣明識得本治千人無一損  
 原夫標本之大豈特茲而已哉其治病之標  
 本者謂如先起某病而後變別病則先病為  
 本後病為標若病緩者仍以治本為主標以  
 兼之急則治標者謂後有二便不通并膨脹  
 之急則當先治其標而兼其本耳諸症當以

類推焉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不但責無  
 心悟之妙觸類而不能推倣其亦庸也已矣  
 苟不明理冒名而圖利者天何容焉故聖人  
 立端于始表正於終推餘于無窮蓋醫迺古  
 之聖王明之者生命之重係豈容不精微可  
 乎明于脈藥者而行鍼灸則合標本矣不窮  
 血理之虛實只按經絡而鍼灸者是知標而  
 昧本抑亦妄耳茲係仁術慎勿害仁大哉標  
 本以告同當鍼即鍼者逢凶化吉當鍼不鍼  
 者轉福為禍不可一槩而論也

者迴凶化吉當鍼不鍼者變吉為凶漢書食  
 貨志曰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  
 功今人退七福而行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又  
 擇官曰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終其源轉  
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夫  
音扶昧者逢急病而擇日時猶賊兵緊攻城更

選良時再欲禦寇最危矣碎金論歌曰急病當鐵與不鐵避凶

求吉反為凶且如賊寇攻城緊也選良時再  
起兵格致餘論曰真氣民也病邪盜賊也或  
有盜賊勢須剪除而後已醫學正傳曰嘗聞  
用藥如用兵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以禦寇耳  
若無寇可平而無故發兵不惟空于廢糧  
餉抑且害及於無辜之良民也戒之戒之遇  
彼往亡我備志太乙廟算曰往亡日正寅二  
辰十未十一戌十二丑又往而行師非末武  
亡日春七夏八秋九冬十

之術哉噫說文曰師二千五百人易彖曰師

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

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傳為卦坤上坎下

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

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

也以此言之一陽而為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

也此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下將師之象也

師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下將師之象也

註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

者舉中之言歷史綱鑑曰宋高祖武帝姓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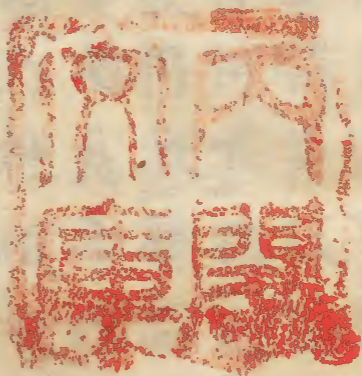
名裕小字寄奴字德興彭城人仕晉為太尉

封宋王受恭帝禪國號宋都於建康在位三  
年而崩壽六十七世紀相傳為漢楚元王交  
之後交十八世生靖靖生超超生裕夜生神  
光照室盡明裕生而母死父僑居京上將棄

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僅識字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觀之見有群兒搗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帝叱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還遇金創傳之有驗太宗問對曰宋武帝以徃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徃彼亡果克之事文類聚天時曰晉武帝攻慕容苻諸將曰徃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徃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又曰唐李勣攻秦莫虜史曰徃亡日法當避勣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噫音衣助語辭曰噫哀痛聲又爲傷恨之意噫喜二字連下則啓

嗟傷歎之辭欲發語而先一噫字則傷其在下所言之事或有篇終而著一噫字者乃因在前之言而寓傷恨不盡之意或有二吁字在篇終者亦同但噫意重吁意輕其外更有悲失悲哉在白前白後皆悲傷哀痛而有不盡之意

八  
有  
銀  
加  
七



三  
十  
四

